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卷六

且結此情之歸

滄海橫流側身無所

月夜發端

花月發端

此情之發

瑞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魏秀仁撰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小說 64

D8665100

源倒名上

放蕩王

聰明

一切

偏做

怪怪

奇奇

的事

動人

耳根

又做

落落

拓拓

的樣

搭他

架子

更有

盼盼

能夠

尚書

大約

此等

行樂

去處

只好

逢場

作戲

如浮

雲在

空今

日到

這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
熱寡情之。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
况其他。乾地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
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
能不見。惡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書然墜地時。便帶有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
洩呢。吟風弄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
情於時鳥。嗚呼。幾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炏。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
從那里說起。因為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哂然道。人生有情。當用
於正。陶靖節情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講什麼情呢。
我們原上。聰明。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為著科名。謀生是為著妻子。你看那一班
源倒名上。放蕩王。聰明。一切。偏做。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
盼盼。能夠。尚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
說笑笑。都无妨礙。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方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是
田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

即元為書
書名撰者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東洋文化研究所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的注意事項



好那五更風聲怒號也。像為他鳴盡不平一般。正是

芳樹多陰雨簾未捲。行郎有伴。接葉當秋。繁香如不自持。冷豔誰能獨賞。瑤琴楚弄。鶯簾
鈞鸚鵡之霜。嚼蕊吹花。作天海風濤之曲。歌唇含雨。珍伊手底。馨香濁水清波。墮我懷中
明月。媽熏蘭破。輕輕語碎。羅幃波旋翠塞。獵獵風呼。絞扇江上之青衫。未浣尊前之紅淚
又斑蠟燭銷魂。窗紗鏤影。豈傷心人別饒懷抱。知天下事各有難言。捧皎日之瓊姿。恐誰
絃之蠹粉。天何此醉。我見猶憐。護持薄霧之裙。遊戲凌雲之筆。掃除一切。剛逢絕塞秋風
憔悴三生。莫問殘燈影事。

到了次日。癡珠的定情詩是四首七絕云。揚州一夢已十年。猶是新聲上管絃。最是秋花蕭
瑟處。琵琶簾外雨如煙。少小飄零恨已多。隨風飛絮奈愁何。浮萍還羨沾泥好。悽絕筵前白
練歌。畫屏銀燭影搖紅。一片春痕似夢中。安得護花鈴十萬。禁他枝上五更風。敢將顏色

說傾城。但解憐儂。便有情。夜合花開蓮子苦。殷勤還與記分明。
從此秋痕一心一意。屬於癡珠。不特生客不接一語。就是前渡漁郎。也不許問津。了因癡珠說
起采秋帳條。綉有八字。就寫了結歡喜緣成。鸞鳳友一對也。親自挑綉挂上。其實前生夙孽。此
世清債。煩惱無窮。得幾許歡天喜地。頻伽併命也。難比鳳友鸞交。正是。愛極都成恨。情深
轉是癡。旁觀明似鏡。當局幾人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為采秋秋痕合傳。上折寫采秋。下折寫秋痕。只用一雨字。便已綰住兩邊。問病也
而因之同病。定情也。而悉屬苦情。奇思異采。忽而雷霆辟歷。忽而風雨淒迷。忽而旭日上
花月痕全書卷六

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憶昨夢歌成秋子夜

話說癡珠次日也。曉得荷生病了。自秋心院回來。一路想道。諛如將志。荷生復病。人生盛會。真
不能常。又觸秋起痕。告訴許多的話。到了柳溪。瞧着叢綠殘荷。黯黯斜陽。荒荒流水。真覺對此
茫茫。百端俱集。廿三日起來。洗漱後。作個小橫披。是七絕四首詩云。
朋舊天涯勝弟兄。依依半載慰羈情。不堪攜手河梁上。聽唱陽關煞尾聲。金樽檀板擁
妖姬。寶馬雕弓賭健兒。此後相思渺何處。莫愁河畔日明時。江北江南幾劫灰。蕪城碧
血土成堆。好將一副英雄淚。灑遍新亭濁酒杯。滾滾妖氛黯陣雲。天風鼓角下將軍。故
人準備如椽草。揮斥豐碑與紀勳。

又作一對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便坐車來訪。諛如把詩和聯。親手遞上。諛如展開一看。大喜。謝了還謝。癡珠就約廿五日過秋
華堂一叙。諛如道。只又何必呢。癡珠道。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而且輕。畧委余
如何東緝捕。我也要錢行花案上。瑤華掌珠。說好的。我不曾見面。請他來與秋痕作伴。罷諛
如答應。癡珠順落。便約過徽如。又約子善。子秀。就來秋心院。兩人纏綿情話。早有黃昏。癡珠要
去。賤采秋的病。就到愉園。紅豆領上春鏡樓來。小了環。早將東屋簾子掀起。癡珠進去。見簾幙
風微。藥爐馨燼。牀上垂下月色。秋羅的帳。采秋坐在帳裏。就如芍藥煙籠。海棠香護。令人想漢
武帝。隔帳望李夫人光景。說道。我聽荷生說你病。正待說下。采秋早接着道。荷生怎樣呢。癡珠

繡像花月痕全傳 卷六

跟上一回叙
入帶說荷
生秋便側
重秋便側
立此篇全
局
與住情未
如泣如訴
行來
果是燕尾
傷如之何
結如之何
遊宴如家
拓
月痕
倒海其傾
健筆凌雲
起下四十
七回四十
九回五十
回文字
四十二回
張本
宗本
帶說癡如
一層是癡
中主○又
帶說瑤華
掌珠一層
是實中賓
○佳人屢
出董嬌嬌
○又帶叙

約了子善
子秀云元
人詞云羅
衣寬能
消幾個黃
昏此能
勿感此係
之○帶叙
采秋○摹
寫入神

花痕
零零碎碎
都有筆意
轉出正文
此後秋痕
入席例不
唱曲

是個顯官

是個能吏

是個挾妓

口氣調
響不少
形神入妙

神來阿堵

是個神君

是謹慎人

是豪爽人

回顧第十
四回文情
濃擊倒從
死別說出
生別語意
深然否則
驚哭矣

道我是前日見過他嗽得利害。昨日隔一天。想今日該減些。采秋嘆一口氣道。你教他好好保養罷。你和他說。我沒有什麼病。痴珠答應。坐了一會。吃過茶。說些近事。就走了。回寓已有五下多鐘。過了一日。秋華堂也照前一様鋪設。秋痕七下鐘就來。早飯後。讓如先到。隨後大家也陸續到齊。讓如領着眾人。往芙蓉洲汾神廟。散步從西院回來。秋華堂見席已擺好。痴珠送酒。大家通辭了。痴如首座。讓如第二。子善。子秀。第三。第四。以後位次不用說。是痴珠一人上首。下首。秋痕。掌珠。瑤華。三人圍坐。酒行數巡。痴珠唱了一枝小調。瑤華唱了一枝二簧。秋痕向痴珠說道。我今天嗓子不好。你給我告個假罷。痴如笑道。你不唱。我說個令。你却要依秋痕道。我便遵令罷。痴如笑道。還有一說。別人不管。你是不准替代。秋痕遲疑一會。也自答應。痴如便喝一杯。令酒道。我只令是一個字。如因緣。因字。因封。因字。將裏頭挖出來。一却得有本字。領起個字。疊句。四書兩句。說得好。大家公賀一杯。說得牽強。及說不出者。罰三杯。大家依麼。大家通依了。痴如道。我如說一國字罷。個四書疊句。是

或勞心。或勞力。

大家都贊道好。公賀一杯。下首是子善。想了一會。說道。我這是不好。是個囚字。四書疊句。

人馬。慶哉。人馬。慶哉。

痴如道。字面不好。說了四書。却然渾成。大家通喝。林酒罷。下首是掌珠。情願罰酒。再下首便是秋痕。秋痕却不思索。說道。我說一個圍字。四書疊句。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大家都拍手說道。自然之至。我們該賀一杯。秋痕瞧着痴珠笑。痴珠急把臉側開了。向瑤華說道。琴仙。輪到你了。你想一個字。我替你說四書。瑤華想一想。說個圖字。痴珠道。這個字。教我那裏去找。兩句四書呢。你再說一字罷。瑤華又想一想。說個圍字。痴珠道。得了。始吾子於人也。今吾子人也。痴如道。錯了。這兩句是疊文。不是疊句。而且吾字在第二字。該罰三杯。痴珠道。我說得太急了。但我是替人的。罰一杯罷。痴如道。依了。痴珠喝了酒。復向瑤華道。你再說一字。秋痕道。已經罰了。還要重說着什麼呢。瑤華笑道。給我再說一個罷。掌珠道。你有人替說四書。又有人替喝罰酒。就說一百個也何妨呢。瑤華道。我只說一個。看他有四書出來。沒有大家問道。什麼字。瑤華道。困字。痴珠鼓掌道。水哉。水哉。大家也譁然笑道。妙得狠。大家又該賀了。於是子秀說個田字。四書是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

讓如說個日字。四書是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大家也都說好。各賀一杯。痴珠道。我說一字。收令罷。便說了個固字。四書是

古之人。古之人。

大家齊聲道好。痴如道。我喝一大杯。痴珠道。我也陪一大杯。此時內外上下。都上了燈。痴珠向讓如道。回首七夕。不及一月。再想不到今日。開此離筵。便吟道。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讓如道。我自己也想不到。說着。兩人神色都覺慘然。秋痕怕痴珠喝了酒。傷心起來。便說道。我有個

在痴珠此
別謂情文
秋痕妙思
一空米秋
新穎得未
曾照四十
七回五十
回文字
宗旨

文如其人
伯與情至

庚信長多

恭情神傷
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
○謾如平

湘紫怨重

神游象外
意在象中
○謾如平

秋痕快骨

掌珠一見
傾心

徹如十分
賞識

令大家行罷。徹如道：「什麼令？」大家商量。秋痕笑道：「我這令是有賀酒，沒有罰酒。做箇破題。癡珠笑道：「酒令要做破題，也是奇談。徹如道：「桃花扇上酒令，不是有個冰個冰銷汗巾的破承題麼？」秋痕道：「什麼題？」秋痕道：「我只題也是四書上有的。」徹如道：「又牙的令是四書，你的令又是四書，不是單作難我麼？」秋痕向徹如道：「我出題，隨着人做不做。你再想一箇令罷。」徹如道：「我想一箇令罷。」徹如道：「我的題是四書開章第一個的。」圓如道：「好題。」秋痕道：「你飛觴罷。」徹如道：「你飛觴罷。」徹如道：「你飛觴罷。」徹如道：「你飛觴罷。」徹如道：「你飛觴罷。」

乘勝克捷 江南悉平

癡珠拍案道：「好極。願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就將大杯教秋痕斟滿一杯，向徹如道：「我賀你一杯。於是子善、徹如也喝了酒。」徹如笑道：「行文喝酒飛令，今日五官真是並用。」秋痕催着飛觴。徹如道：「我先交卷了。」再飛觴罷。我破題得了，便念道：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利方以為圓。

癡珠笑道：「超妙得狠。」大家各賀一大杯罷。於是大家各喝了酒。子善道：「聽着江南飛觴。」

青山一髮是江南

琴仙秋痕喝酒，徹如便指着秋痕笑道：「我要再給秋痕喝一杯。」

家在江南黃葉村

癡珠吟道：「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當下瑤華掌珠各喝了一杯酒。秋痕便喝了兩杯。癡珠道：「我也交卷罷。」

我也交卷罷

大圓在上，予欲無言。

徹如道：「運用成語，如自己出。我也還敬一大杯酒。」大家也各人賀一杯。秋痕催着瑤華飛觴。瑤華却瞧着癡珠，說道：「聽我飛觴。」

青山淚滿江南客

徹如癡珠喝酒，癡珠笑道：「琴仙可人也。」徹如道：「我也湊了兩句，請教罷。」

意在囊中，不言而喻。

癡珠喝一聲好，說道：「謾如竟有如此巧思，我便要喝三大杯呢。」秋痕瞅了癡珠一眼，說道：「你真要拚命喝嗎？」子善道：「秋痕，你該兩句飛觴，不要管別人的事。快請說罷。」秋痕道：「我的頭一句是：霜剪江南綠。」

霜剪江南綠

該子秀謾如喝酒，第二句是：

寄根江南

也。該子秀謾如喝，謾如道：「秋痕，你怎的算計我兩箇呢？」秋痕笑道：「多敬你兩鍾酒，不好麼？」便催掌珠。掌珠笑道：「我沒有詩句，怎好呢？」秋痕道：「你有現成句子，都好。」掌珠又笑道：「我只有只四箇字，說出來却自己要先喝酒了。」便一手舉杯，向癡珠說道：

江南才子

說畢，將酒自己先喝乾，向秋痕道：「你也喝罷。」這是寬你一杯酒。如今該徹如癡珠飛觴了。徹如說道：

本地風光

解作江南斷腸句
謾如子秀喝酒痴珠向謾如道
官愛江南好

子秀琴仙喝酒子秀道我共該四句飛觴了。一起說罷第一句是敲如痴珠喝酒

論德則惠存江南

第二句秋痕寶憐喝酒

正是江南風好景

第三句我同琴仙喝一鍾

江南無所有

第四句秋痕寶憐再喝

黃葉江南一棹歸

秋痕笑道子秀你好三句要我喝二杯酒謾如道我說兩句第一句給痴珠敲如喝

珥江南之明珠

第二句我陪痴珠喝罷

江南江北青山多

痴珠道大家通說了。我雙收罷破題是

然而識之不言而信

飛觴是

魂兮歸來哀江南

歌以當哭 點清哀江 如此烽烟 如此酒老 夫懷抱幾 時開 癡珠身世 恰恰相符 風塵清洞 豺虎咬人 忽失雙杖 吾將焉徒 真學 激厲語亦 沈痛語亦 憤恨語亦 收束上折 一筆 跟上下引 入下折 叙從舊夢 却從荷生 采秋說入 不冷落 應六回十

說罷。擒着眼淚將筷子亂擊棹板。誦那庾信哀江南賦。聲聲哽咽起來。慌得秋痕跑到上首。說道你醉了。到炕上躺躺罷。痴珠剛念得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四句即給秋痕奪去筷子。便說道。我沒有醉。你不要怕。敲如瞧着表說道。十一下鐘了。我們也該散了。謾如便催着端飯。秋痕早捨塊熱手巾。遞給痴珠。轉笑向敲如道。醉却不醉。只心上不曉得無緣無故。會傷感起來。敲如道。客邊心緒。凡百難言。放開些罷。痴珠又向痛心。難忍。謾如也自悽惶。吟道。亂後今相見。秋深獨遠行。大家黯黯。轉是痴珠破涕笑道。分手雖屬難堪。壯心要還具在。便吟道。要聞除繆論。休作畫麒麟。大家都道極好。痴珠豪爽人。該有此轉語。於是吃些稀飯。洗漱一完。敲如三人。和掌珠瑤華。就都散了。只謾如秋痕十分難受。奈夜已深。不能不分手而去。看官你道痴珠只一晚。好過不好過呢。且說荷生采秋病或不愈。愈後復病。直至八月初。甫皆脫體。近日痴珠無事。帶了秋痕回來。適值刮風。秋痕見痴珠身上。只穿兩件夾衣服。便教人回去。取件茶色湖縐薄綿袄。替他換上。方卸去長夾襖。痴珠搵作小衫。將手向背上搔癢。便把那箇九龍佩露出來。荷生瞧見。也不言語。轉說道。風大。你快穿上罷。痴珠換過衣服。喝過茶。見采秋秋痕同坐床沿。聽荷生說那江南軍務。講得令人喪氣。便吟道。華夷今混合。宇宙一腥羶。一人走來。外間見長案上書堆中。有一本鴛鴦鏡填詞。就取來。隨手一番。是金絡索填的詞。是

情無半點真。情有千般恨。怨女歎兒。拉扯無安頓。蠶絲理愈紛。沒來由。越是聰明。越是昏。那壁廂梨花泣盡。闌前粉。這壁廂蝴蝶飛來。夢裏魂。堪嗟。憫憐才。暮色太紛紛。活牽連。一種癡人。死纏綿。一種癡魂。穿不透風流陣。又往下看。填得前腔是。

藍田玉氣。溫流水年華。迅鶯燕樓臺。容易東風盡。三生石上。因小溫存。領畧人間一刻春。恁道是黃金硬鑄同心印。怎曉得青草翻天。不了根。難觸念。怕香銷燈燼。悵黃昏。夢鴛鴦。一片秋雲。悵鴛鴦。一片秋墳。誰替恁歌長恨。

忽然想道。怕就是只一段故事。便將序文檢看。却是將池北偶談。李蘭謝玉清一則行出來。就不看了。裏間荷生。說到南北兩營潰散。大帥跑上船。番大家俱笑吟吟。坐聽都忘却。痴珠只秋痕看見。痴珠出去。外間半日。靜悄悄的。便起來將簾子一掀。只見痴珠手中拿一本書。那兩隻眼睛。直注在書皮上。呆呆的。瞧秋痕不知其故。向前說道。怎的痴珠也不答應。荷生也跟著出來。見痴珠坐著發呆。秋痕站著發急。倒好笑。得狠。忍著笑道。瞧什麼。只樣出神也。向前來看。痴珠將書摺在案上。說道。你們都不懂得。秋痕便扯過痴珠的手。道。不要講夢話了。痴珠又不答應。荷生也覺駭然。便叫道。痴珠你瘋麼。此時紅豆小了。環都站在一傍。采秋聽荷生叫得大聲。也出來。瞧只見痴珠笑道。我那里是瘋。我記那碑文。荷生三人見他好端端說話。便也好笑。都問道。是什麼碑文。痴珠道。我四月間。草涼驛作了一夢。見個雙鴛祠碑記。當時默了出來。只忘一半。至夢中光景。合着眼便見。那個人那箇地方。自潼關以後。病了兩場。把夢通忘了。這會碑文也。也只記得。只有家傳漢相。派衍蕪州十字。你道可恨不可恨。荷生道。你既默了一半。時便有底了。記他則甚。秋痕道。只有什麼要緊事。也值得只樣用心去想。人家說我傻。我却不傻。你喚作痴珠。不直箇痴麼。采秋道。只夢也奇。確確鑿鑿。有篇碑記。荷生笑道。你信他鬼話。不過是他有這一篇遊戲筆墨。編只謊話騙人。痴珠道。我也偏箇謊。什麼編不得。却編箇不完不全的夢。你不信。我明天檢那碑記給你瞧。還是草涼驛飯店五更天寫的。采秋道。只碑記就說得是姓韋。却也古怪。秋痕道。那碑說這姓韋。是怎麼呢。痴珠道。只姓韋的。也就同我門一樣罷了。就在叙曲折。我通忘了。正說着了。環端上飯。四人小飲。到了二更方散。只一晚。痴珠心上。總把金絡索的兩支填詞。反復吟咏。不想秋痕另有無數的話。要向痴珠講。却燈下躊躇。枕邊吐加總不好。自己直說出來。忽然問著痴珠道。妓女不受人污辱。算得是節。不算是節。痴珠道。怎麼不算是節。元末毛惜惜。明末葛嫩楚雲瓊枝。那箇敢說他不是節。秋痕道。你曉得我只箇人。怎樣結果。痴珠道。我自己結果。何況我與你呢。秋痕便默然不悅。痴珠枕上。聽著階畔窗。前蟲吟唧唧。的人。也不知作何結果。不知道。那裏曉得你。你今日不聽荷生說。那江南的光景。我看來。普天唧。反去復來。一息難安。吟道。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秋痕在枕邊。便將哀樂順逆。字字要痴珠講出的。痴珠含笑不語。一會做成秋子夜三章云。

寒蟲啼不住。鐵馬風力緊。明月入羅幃。夢破鴛鴦冷。捐棄素羅衣。製就合歡帳。一串夜來珠。為歡置枕上。儂似秋芙蓉。歡似秋來燕。燕去隔年歸。零落芙蓉面。秋痕聽了。嘆一口氣道。芙蓉閃斷。你却不管。痴珠笑道。你教我怎樣管呢。秋痕道。你聽已四更

道我那里是瘋我記那碑文荷生不信他鬼話不過是他有這一篇遊戲筆墨編只謊話騙人痴珠道我也偏箇謊什麼編不得却編箇不完不全的夢你不信我明天檢那碑記給你瞧還是草涼驛飯店五更天寫的采秋道只碑記就說得是姓韋却也古怪秋痕道那碑說這姓韋是怎麼呢痴珠道只姓韋的也就同我門一樣罷了就在叙曲折我通忘了正說着了環端上飯四人小飲到了二更方散只一晚痴珠心上總把金絡索的兩支填詞反復吟咏不想秋痕另有無數的話要向痴珠講却燈下躊躇枕邊吐加總不好自己直說出來忽然問著痴珠道妓女不受人污辱算得是節不算是節痴珠道怎麼不算是節元末毛惜惜明末葛嫩楚雲瓊枝那箇敢說他不是節秋痕道你曉得我只箇人怎樣結果痴珠道我自己結果何況我與你呢秋痕便默然不悅痴珠枕上聽著階畔窗前蟲吟唧唧的人也不知作何結果不知道那裏曉得你你今日不聽荷生說那江南的光景我看來普天唧反去復來一息難安吟道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秋痕在枕邊便將哀樂順逆字字要痴珠講出的痴珠含笑不語一會做成秋子夜三章云

子睡罷正是 天涯芳草目 極傷心 干卿底事 一往情深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痴珠於敘事中見簡淨於點綴處見空靈

哀江南一段結了上半部的韋劉鴛鴦鏡二字定了下半部的韋劉文章仍是妙手空空
靈光閃閃上折讓如是主又牙諸人是賓下折碑記是主金絡索兩枝是主中賓秋子夜
三章是賓中主善讀者玩之

第二十四回 陌上相逢塞惟一 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

話說逆倭騷擾各道雖大河南北官軍疊次報捷而金底游魂與江東員逆力為望塵攻陷廣
州擄了疆臣由海直攬津沽讓如起先以南邊軍功薦升參將後來帶兵赴援并州又晉一級
就留大營元夕一戰應升總兵此番朝議以讓如係將門子孫生長海壖素悉賊情故有寶山
鎮之命臨行向痴珠等問方畧痴珠贈以愛民禮士務實攻虛練兵惜餉禁海爭江八策約有
萬言大意是說南北諸軍連營數百里都靠不住必須自己攜帶親兵練作選鋒纔可陷城其
平定大局則以內治為先內治則以掃除中外積弊為先積弊掃除然後上下能合為一心彼
此能聯為一氣庶幾旌旗變色可復武漢以路賊上流可定九江以剪賊羽翼可清淮海以斷
賊腰隘三者得手直攻賊巢金陵唾手可復後來韓荷生平倭平江東讓如平淮北平滇黔平
秦隴以此戰功第一並為名將如今且說讓如臨行這日夫人不曾出見痴珠却是前一日先
赴涂溝涂溝紳士見說秋華堂韋師爺來了他是個武營領袖便招就近團甲迎入行館攏起
威筵轉累癡珠無緣無故的應酬起來酒半談著那年賊陷平陽若何防堵那年回匪做反若
何戒嚴便取出所儲火器槍棒召團丁中勇猛肥長排立階下指說只箇善射只箇善拳只箇
能飛戰刺人於陣這箇能躍丈牆獲賊於野口若不盡其技而階下眉目手足各躍躍欲動痴
珠不免謬贊一番真是苦惱次日又累贅了半日讓如方到俟得讓如見過各官各紳已是入
夜纔是暢叙黎明痴珠怕與大家酬酢便是洒淚分手蒼忙歸路想著羈旅長年蕭條獨客桑
榆未晚蒲柳彫零不齒之精神替同頗同宋玉無聊之言語寒吃更甚楊雄更欲消亡相真半
死值此離別之時一鞭殘照幾陣歸鴉更覺面熱心寒魂消骨化坐在車上恍恍惚惚到了一
處却擠了車方知已是進城剛騰開了劈面又有一車垂著簾子轉轉而來只見車裏的人陡
然把簾子一掀露出一個花容來喜動顏開笑了一笑道久不見了痴珠瞥目略一遲疑憶是
曼雲便也轉然道你去那裏呢曼雲尚未回言兩下早已風馳電掣的離遠了痴珠只會纔把
以前的心事略行按下想起荷生秋痕數日不見便分付李三到菜市街去剛到愉園巷口恰
好荷生的車停在一邊就也下車步行進去見過荷生采秋知兩人病已漸愈因說此讓如交
情及自傷感的話荷生采秋都安慰一番此時了環已掌上燈荷生道你的車叫他去且在
此喫過飯我送你秋心院去罷痴珠正待答應忽報歐老爺來了荷生大喜四人相見各述了
這幾天情事荷生就向劍秋道你只幾天訪采波幾次呢劍秋道我方纔去看他他給余觀察
傳去陪酒了我因此步行來找你痴珠道我剛進城逢見彩波原來歡如今天請客當下四人
對著樓頭新月淺斟低酌大家俱說起讓如荷生因談著江南須何能用兵若何籌餉所見與
痴珠都合痴珠也自歡喜說道此十餘年用兵一誤於士不用命再誤於此界彼疆三誤於頓

點明秋子 夜三字 哀 妙在都是 即景指點 樂 順○花痕 古音古節 哀樂順逆 字都有 花痕 玉溪詩 開門斷笑 從倭發 四上接第 四回下注 四十七回 持詳讓如 履歷 此是檢亂 折十六章 詩正自遙 遙相應 四十六回 以下文字 猶含樑棟 且無復霄 漢志忍不 能含傳之 其人一篇 意馬忠義 之氣與秋 色爭高矣 拍入本回 上折 苟才所謂 會已結 與上文八 策中務實 攻虛練兵 借餉正作 一反對甘 載鄉團大 半如是作 者妙不說 破留在後 文小吟口 中嚼墨一 噴 花痕 此一段完 過上折以 下類叙愉 園秋心院 帶叙十妓 而借上折 曼雲為之 經緯又借 小吟劍秋 引入下半 折逗起下 回一大篇

文字可謂
心細如髮
月痕發端
即為下半
部張本局
陣嚴整
深中情弊
上文所謂
掃除者此
類是也
劍秋意總
不足廢珠
正襟而談
天地動色
隨口道破
全書應作
如是觀
確論
上下三千
年縱橫一
萬里真有
笑傲倉洲
之概
叙園游
宴一段以
受雲回家
却入下文
補叙
提起秋痕
特叙秋痕
出身即引
起後文情
亦錯綜變

兵堅城大抵太平日久。老成宿將悉就彫零。大官既徂。恬嬉後進。方循資格。天道十年。一小變。你看一二年後。必有箇人出來振刷一番。支撐半壁。所謂數過時可正欲說下。劍秋突然的說道。安知非僕。荷生采秋不覺大笑起來。痴珠正色道。座中總有其人。却看福命如何。哩采秋說也。正色道。只是閱歷有得之言。劍秋道。蕤質之鐵躍於海內。黃鐘之鐸動於地中。有則必識之。荷生道。這也難言。痴珠便接道。天之生才。何代無有。何地無有。只士大夫生逢其時。有恰好不恰好。哩。恰好的便為郭李。為韓范。不恰好的便像粟拾於白頭。枕柳倚於僮耳。這又有什麼憑據。哩。說得劍秋俯首無詞了。荷生道。古今無不平之賊。在先求平賊之人。蕭何薦韓信。便拜大將。一軍皆驚。光武憤坐。迎見馬援。恢廓大度。坦然不疑。要拘牽資格。修飾邊幅。這還得非常之才麼。痴珠附掌笑道。使君故自不凡。於是暢飲起來。直至十下鐘。曼雲回家。打發保兒來探。劍秋荷生痴珠十分高興。要跟著劍秋同去。曼雲家來。此時曼雲已卸了粧。趕著接入。因講起。黻如酒席。是為痴珠秋痕而設。緣痴珠涂溝去了。秋痕不來。今日只有子秀子善掌珠。瑤華和曼雲五人。於是說些閒話。曼雲無意中。却又叙起秋痕出身。原來秋痕係豫省滑縣櫻桃村人。三歲喪父。家中一貧如洗。生母焦氏。改嫁靠著祖母侯氏。長成後。值荒年。侯氏餓死。堂叔阿虎領著逃荒。到了直隸界上。鬻在章家為婢。章家用一媪。即秋痕現在的媽劉氏。彼時秋痕年纔九歲。怯弱不能任粗重。又性情冷淡。不得主人歡心。坐此日受鞭打。牛氏本非好女人。孀居後。素有外交。恰好有箇李裁縫。就在章家斜對門。開一小舖。牛氏也為他主人待他無恩。便乘機和李裁縫就商量。引這秋痕逃走了。李裁縫原是娼家走狗出身。也曾唱崑腔。無奈年老。平日私積娶妻馬氏。是箇門戶中人。生下一子。就是小夥狗頭。纔有數歲。馬氏就死。狗頭自少克悍。無惡不作。却怕牛氏。如今拐下秋痕。認作女兒。和牛氏做了夫婦。跑至并州。想要充箇裁縫。度日。奈耳聾眼花。想做生理。又沒本錢。便僱秋痕學些崑曲。把狗頭做箇班長。看官你想秋痕情願不情願。大凡一箇人。總是一死為難。當秋痕受餓時。能彀同侯氏一死。豈不是一了百了。再不然。作了章家奴婢。拌箇打死。也就乾淨。無奈幼年受人誑騙。這也是他命中該落。此刻又前世與李家父子。和那牛氏有許多冤債。故此餓不能死。打不能死。該一一償了。清楚然後與痴珠。證果情場。所以百折千回。不能解脫。秋痕先和曼雲極說得來。暗地出身來。歷把他哀訴。曼雲。曼雲這會通告。訴痴珠荷生。痴珠聽著。與秋痕所說大同小異。也就罷了。其實秋痕就裏還有一件大苦惱。旁人不知道。就秋痕自己也不能出口。痴珠從何曉得。只見狗頭並不喜歡說。他會做强盜。當下夜深。荷生自回。愉園痴珠便來。秋心院闔家通睡。半晌叫開大門。狗頭披著衣服出來。說道。老爺怎的幾天不來呢。痴珠道。我跑了。涂溝一邊來。往三日。就在南廡閣干邊等了一會。覺得風吹梧葉。簌簌有聲。久之。獨兒猶猶跛脚。開了月亮門。裏頭窗昏竹响。簾動燕醒。只見秋痕早擎住燭臺。站在東屋門邊。笑盈盈的道。差不多三下鐘了。從那里來的。痴珠也含笑搶上數步。攜著秋痕的手。一面進去。一面告訴他這幾天的事。秋痕道。你就不給我信兒。痴珠說話時候。秋痕已將西洋燧交跛脚去。燉開水。這會開了。秋痕便醞醞的泡上一椀蓮。件厚些的。痴珠笑道。是你替我穿上。我就捨不得卸。下秋痕笑了一笑。便掛起帳來。痴珠瞧著。錦被撒在一邊。便拍著秋痕的肩。含笑道。春窗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秋痕沈著臉道。你

化夾叙夾
議極似歐
陽公學史
記文字
叙牛氏
叙牛裁縫
叙狗頭
秋痕始鬻
於虎繼揚
於牛終嘆
于狗可嘆
可傷
千古艱難
惟一死
生公說法
叙秋痕一
散收到曼
雲神不外
返超二十
四回應上
七到四十
起勢叙秋
心院夜景
入畫
秋心院
頭兒俱
是異日詩
料是異日
應上回
觸景生情

錦被撒在一邊。便拍著秋痕的肩。含笑道。春窗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秋痕沈著臉道。你

應十二回
柔情俠骨
倒照四十
回換心一
語
事有甚於
畫眉却說
得藉藉不
情移不到
此一段叙
千妓踪跡
蝶曼雲秋
之亦非另
起爐灶
又將丹暈
曼雲另作
一番叙述
却以此回
雲折係曼
雲文字也
注重曼雲
略來一筆
以下却推
出瑞華
翻花紫也
此境有不
同耳作者
固不作兒
女常態

怎麼說難道我心上也有箇施利仁麼你就看我同碧桃一般言下已吊些淚來忙得痴珠再
三陪笑秋痕含淚也吟道何當巧吹君懷度襟灰為士填清露痴珠泣然道你的心我通知道
我的心你也該知道纔好呢秋痕道我可也不是只般說痴珠喝了茶秋痕伺候他睡下這一
夜綢繆就說不盡了但見腰如學舞眉正閉強沈沈冷帳影四垂光含窈窕峭峭之鬢雲不動
色益妖韶不鏡欲昏窗紗未白檀槽一抹記尋春色於廣陵睡臉乍新知汚粉痕於定子亭亭
玉樹未憐亡國之人耿耿秋河直斷雙星之影這且按下再說花選十妓自秋痕外還有九人
銷恨花潘碧桃後來自有表見其餘占鳳池薛寶書這箇池却為士規佔去玲瓏雪冷掌珠這
箇珠却為夏疏旅住楚尾春王福奴春歸於荀子慎紫風流楚玉壽風流在十長俊胡耆兩人
後來亦自有結果錦綉兒傳秋香菱菱自守幾回將為馬鳴盛錢同秀攬取幸他媽高抬身價
同秀鳴盛就也不敢下手曼雲和丹暈都是箇絕頂聰明的人見荷生痴珠不忍以教坊相待
便十分感激又見荷生采秋痴珠秋痕如許情分便也有箇擇木而棲的意思丹暈小岑本係
舊交曼雲就與劍秋訂了新好全把當妓女的習風一起掃除以此劍秋直將張家作箇外室
這也罷了那燕支頰薛瑤華齒稚情豪足兩又是箇膚圓六寸近與洪紫滄款洽得了他全訣
劍術真傳就愛束髮作鬚著一雙小蠻靴竟像紅線後身隱娘高第花月痕中有此一人頓覺
韓椽之香韋郎之玦猶不免痴兒女常態光陰荏苒早是八月十三了此時荷生采秋病皆全
愈李夫人亦已移徙縣前街新屋縣前街咫尺柳溪原來謾如三世單傳只有族弟謾如又帶
去了夫人跟前兩男一女長男七歲乳名阿寶次名阿珍女喚靚兒都在五歲以下夫人又身

東上荷生
采秋引入
率大入補
叙後如家
及後如家
部張本半
注在秋華
堂却好運
起下折
月痕引起
下回賞月
疑陣
運以下折
漢頭聯步
即領起下
回文字
花痕
月痕
月痕
月痕
疑陣
月痕
月痕
月痕
可側劍秋
當關其味
文瀾

懷六甲以此必須居近秋華堂以便痴珠照管一日傍晚小岑劍秋向愉園訪荷生不遇說是
纔回營去兩人乘著明月初上步到大營恰好荷生公事已了便喚青萍烹上幾碗好茶三箇
人就在平臺賞月散坐小岑劍秋議於十五日公請痴珠過節荷生道我和采秋如天之福病
得起床又是佳節只東道讓我兩人做罷只是痴珠十來天通沒見著今晚月色如畫柳溪風
景必佳我們三箇何不就訪痴珠劍秋道我怕秋心院去了荷生道且走一遭於是三人步
出夾道從大街西轉便望見汾堤上彤雲閣上層荷生因說道我十五的局就在彤雲閣罷你
們替我的著紫滄說是已正集亥正散各人身邊代一箇人做箇團圓會你兩位說好不好小
岑道好得很劍秋道如今真個有酒必雙杯無花不並蒂了三人踏著柳陰月色灣灣曲曲也
有說的也有笑的早到了秋華堂見大門雙閉槐影篩風桂香溼露劍秋道何如我料定秋心
院去了荷生道我們步月從汾神廟進去瞧一瞧罷剛進屏門遠遠見一鬼盧擎個蠅拂在殿
下仰頭高吟道月到中秋分外明劍秋就接著道未到中秋先賞月倒把那鬼盧嚇了一跳寂
然無聲搶前數步見是小岑劍秋帶一箇雍容華貴的少年便合十相見說道三位老爺狠有
清趣寫遠的跑來賞月老淪衲若相陪罷就延入方丈荷生道韋痴珠不在家麼心印道老衲
纔到西院談了一會荷生道他在家瞧他去罷心印笑道這位就是大營韓師爺嗎真箇天上
星辰人間鸞鳳荷生道豈敢我也久仰上人是箇詩僧心印道少年精習到老未能懺除改日
求教罷小岑道他的詩稿狠有可觀劍秋道他足跡半天下名公鉅卿見了無數詩稿却只存
痴珠一首序你就可想他不是周方和尚荷生道我在都中讀過上人西湖吟一集聞人嚴滄

回應發端
杜憶昔第
二首

杜草堂中
一段言借
名討賊映
及平民也
十餘年中
鄉國之興
太幸如是
豈不如賊
馬
錄此十六
章為四
五回以後
文字張本
妙仍是香
奩體詩與
全書相配

十六章皆
叙我亂之
由與四十
六回梅山
一疏皆可
為千金秋
為其散見

于各回中
者則以二
十回玉漱
五一書味
尤盡讀者
味之

倒照四十
七回下折

正照四十
六回上折

應上杜憶
昔詩

浪以禪明詩上人的詩。是以詩明禪。詩教清品亦佛教上乘。賈閻仙怕不能專美於前。子心印道。韓老爺謬賞不當。四人緩緩行入西院。痴珠已自迎出。便入裏間。坐了說些時事。荷生吟杜詩道。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劍秋也吟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屋猶藏萬家室。接著吟道。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值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燬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岑也吟道。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祖械。背後吹竿竿。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泣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痴珠接着笑道。你們只般高興。我却有幾首雜感。給你們瞧。只不要罵我饒舌。一面說。一面向臥室取出一紙長箋。大家同看。荷生吟道。

呂母起兵緣怨宰。誰令貳側反朱鸞。為于一曲中興略。願上琴堂與改絃。

荷生道。指事懷忠得一篇。春陵行。却含蓄不盡。便高吟起來。第二首是。

東西曩日事倉惶。無個男兒死戰場。博得玉釵妝半面。多情還算有徐娘。

小岑道。痛絕荷生復吟道。

絕世聰明豈復痴。美人故態總遲遲。可憐巢復無完卵。肯死東昏只玉兒。

劍秋道。只兩首。不堪令若輩見之。荷生道。若輩那有恥心。復吟道。

追原禍始阿芙蓉。膏盡金錢血盡鋒。人力已空兵力怯。海鱗起滅變成龍。

心印道。追原禍始。便也高吟起來。第五首是。

弄權宰相不知名。前後枯棋開一枰。免戲幾能留半着。局翻結贊可憐生。

荷生道。實在誤事。復吟道。

人臘淒然渡海歸。節旄盡想依稀。化灰颺趁南風便。此意還慙晉太妃。

心印道。說得委婉。復吟道。

柳絮才高林下風。青綾帳設蟻圍空。蛾眉若不生謠詠。反舌無聲指顧中。

舊坊業已壞

從前遙憶元臣奉使年。一字虛名爭不得。橫流愈遏愈滔天。

劍秋道。俯仰徘徊。風流自賞。荷生心印復吟道。

瑤光奪塔洗澆風。轉眼秋祠遍域中。釣闥公然開廣廈。神州湧起火蓮紅。

小岑笑道。關上封刀。金丹隕命。自古有只笑柄。荷生心印復吟道。

仙滿蓬山總步虛。風流接踵玉臺徐。銷磨一代英雄盡。官樣文章殿體書。

劍秋笑道。罵起我輩來了。小岑道。原來該罵荷生心印。也是一笑。復吟道。

絺帷環佩拜瓊然。過市招搖劇可憐。果有微音光翟菲。自然知帝又知天。

小岑道。不成誅執法。焉得破危機。我倘能得御史第一摺。便不饒此輩。荷生道。程不識不值一錢。復吟道。

暖玉撥弦彈火鳳。流珠交扇拂天鵝。誰於燠館涼臺地。為唱人間勞者歌。

心印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此却說得冷冷的意言。外復吟道。

過江名士多于鯽。却有王燬是可兒。此客必然能作賊。石家粗婢相非皮。

宗旨付
之一夢眼
光直注到
第十二回

宗旨
反結○淺

者見深妙
以劍秋恢

詩出之
月痕

聯步正面
月痕
觀月同歸
○仍結曼
雲一筆再
收足偷圍

秋心院

直起

回顧第六

賢者不可
測不測文
即因之排
出疑陣令
迷離
不測

花痕○美
質天然却
嫌脂粉

疑陣

荷生道。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再看長箋。只二首了。是

山雞舞鏡。清光激。孔雀屏開。炫服招。可惜樊南。知未意。當蟻輕贈。董嬌嬌。心印歎道。實在誤了。痴珠幾許事業。小岑笑道。如今秋痕。不是董嬌嬌了。痴珠一笑。荷生心印復吟道。

衙嫁鍾離百不雋。年年春夢幻西樓。夢中忽作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

荷生吟完。歎一口氣。說道。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心印道。這十六首。借美人以紀時事。又為詩家別開門徑。小岑道。楚雨含情。俱有託。痴珠的詩。信真義山學社。劍秋笑道。我只當做惟房。暈蝶之詞。才人浪子之詩。看罷。四人狂吟高論。槐陰中月。早西斜。心印先去了。大家便携著痴珠。沿著汾堤。來了一路。水月澄清。天高氣爽。流連緩步。竟爾不記夜深。正到大街。忽聞雞唱。都覺愕然。荷生轉笑道。好了。我如今怕要在街頭步一夜的月。你道這個時候。裏頭還留著門等。我麼。劍秋道。我訪曼雲。也怕叫不開門。倒是愉園借一宿罷。小岑道。我和痴珠秋心院去罷。正是。五行尚清談。自然誤天下。折屐謝東山。矯情亦大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痴珠是上半部書關鍵。自第二回起。至十九回上。所有之人。無不畢具。拉拉雜雜。却極嚴整。本篇以逆倭發端。步步照應。遂使極纖巧題。有波瀾洶湧之勢。亦見花月痕中。人。均是性情學問中人。痴珠才略不及荷生。而性情學問。有過之無不及。遭時不遇。抑鬱以死。所以可惜。倘一蕩子。作者豈不浪費此一付好筆墨。末幅借劍秋詼語。作一反收。

高絕橫絕

第二十一回

宴中秋。鷓鴣開彤雲閣。

銷良夜。笛弄芙蓉洲。

話說十五日黎明。彤雲閣中。早有青萍領著多人。搬了無數鋪墊器皿。以及燈幔。和那小圓棹。小坐墩。鋪設得十分停當。已初一刻。荷生和采秋來了。又親自檢點一番。比三月三那一日。更雅麗得許多。采秋又分付跟班。傳諭看守芙蓉洲的人。備下兩支畫船。分派兩畢。小岑劍秋。紫滄。陸續到了。一會。瑤華也來。此時已有午初。痴珠秋痕。却不見動靜。叫人向對面秋華堂探問。說韋老爺天亮。就便衣坐車。帶著禿頭。走了一會。丹暈曼雲。先後都到。差不多午正。荷生着急。又叫人打聽。一會。穆生親自過來。回道。命早起分付套車。時小的也曾分付。老爺今日請酒。命怎的出門。命笑著說道。我難道一去不回來麼。荷生吃驚。大家都說道。叫人采市街走一遭罷。荷生打發穆升和李安去。又等了好一會。荷生分付開飯。八個人即在彤雲閣下層吃著。忽然董慎笑嘻嘻的跑上來。回道。韋老爺劉姑娘通來了。小的在河堤上望見。大家便出席往外探看。只見禿頭汗淋淋的跟著秋痕進門。秋痕一身淡粧。上穿淡月紡網夾襖。下繫白綾百摺宮裙。直似一樹梨花。遠遠扶掖而至。痴珠隨後進來。望著大家都站在正面。湘簾邊。便含笑說道。我肚饑極了。荷生笑道。你半天跑到那里。當下秋痕已上臺階。扶曼雲的手。說道。他今日同我出城來。回趕有四十里路。大家問是何事。痴珠秋痕總不肯說。見杯盤羅列。只得上席了。便道。我須吃些點心。再喝酒。采秋道。賞中秋本晚夕的事。給我。看還是端上飯。四下鐘後。到閣上。慢慢喝酒。秋痕說道。采姊姊說的是。那一天。謾如的局。兩頓接連。叫人怪膩膩的不爽快。荷生見

任日難得 勝會難得 其中子約 多見非國 想見非國 安國非國 三夫人小 影下文一段 函蓋在呆 想中 花痕○俯 仰依回意 在言外 化龍而去 此段接上 呆想坐下 弄笛題怕 而前發 團錦簇俱 屬錦中花 水中月作 者命意乃 和盤托出 疑陣一波 陡起一發 為下文射 劍舞劍張 本

斯為神工 月借劍秋 家貧傲個 引起而文 是已工綴 如 引起舞劍 申起射劍 非唐突丹 曼也極力 慕寫來秋 瑞華之不 凡為四十 趣八回張 本

形雲閣上 層特許於 此

此回為全 書極詳推 集故詳及 燈彩器四 以與數點 筆墨相配 作者必無 問字語 也 達應第六 回團圓等 候仲秋節

說得有理便催家人上菜端飯大家用些各自端開坐的坐躺的躺閒步的閒步是日晴光和藹風不揚塵痴珠瞧着一羣粉黛箇箇打扮得嬌嬌妮妮就中采秋珠絡垂肩雲裳拖地更覺得婉嫺端重華貴無雙帶一箇小了環名喚香雪垂髮制翠秋水盈盈伶俏也不在紅豆之下便痴的躺在左邊小炕上呆想秋痕却攜著瑤華站在院子裏望著閣上見正面簷前掛著千二盞寶燈珠絡的琉璃燈兩廊及閣下正面掛的是斗方玻璃燈通是素的便說道今晚却不要有燈纔好呢瑤華道點這樣素淨的燈就也不礙月色丹暈曼雲劍秋紫滄却從西廊小門渡過芙蓉洲畔閒遊見洲內蓮葉方凋尚有幾朵紅蓮亭亭獨艷其餘草花滿地五色紛披此時痴珠躺在炕上采秋到閣後小屋更衣從紗窗中瞧見後面小池喂有數十箇大金魚嘍喋浮萍升沉游泳便招荷生小岑由東廊繞到池邊坐在石欄上悄悄的瞧忽聽得痴珠吟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采秋便笑道痴珠又牢騷起來痴珠不答秋痕便掀簾子和瑤華進得屋內痴珠高誦趙卿遺令道大丈夫生世遊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歎天不我與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荷生笑道何物遊奴故態復作采秋輕聲道他今日出城到底去什麼地方正往下說忽然丹暈曼雲一路笑聲吱吱跑入屋裏鬚亂釵斜裙歪衣污向椅上坐下喘作一團大家忙問緣故兩箇一邊笑一邊喘半晌丹暈纔說道你們看又笑不可你隨後曼雲忍作笑道劍秋要刀又嗤嗤的笑瑤華聽見要刀就去跑去看看荷生大家都跟出來只見紫滄拿把七尺長關刀在院子里如旋風般舞劍秋仗著雙劍正從西廊小門轉出來紫滄就讓過一邊劍秋站在一邊也將雙劍舞起兩邊舞得如飛花滾雪一

般臺階上大家俱看得出神臨尾只見寒光一晃劍秋收住雙劍紫滄也將刀立住望著大家笑道這臺武戲好看不好看痴珠向荷生道你可懂得荷生笑道舞的名兒我也懂得只是沒有氣力紫滄早放下刀上來了便說道采秋的劍舞得極好你們是沒有見過呢小岑道你不曉得他還射得好翦哩瑤華便道采姊姊我同你舞一回罷此時劍秋倚着劍也站在臺階上采秋道是那裏來的這把劍劍靴烏臘臘的騰騰叫人怎拏得上手痴珠向劍秋道你是那裏取來的劍秋道我到芙蓉洲閒遊不想州邊有一人家我認得是左營兵丁他手上適拏把雌雄劍我借來渡過河想嚇么鳳彩波一嚇不想他兩人迎風多跌了一身的泥說得大家都笑荷生問紫滄刀你這刀又是那裏來的紫滄道我是向汾神廟神將借來說得大家又笑瑤華便叫人回去取劍荷生也偏着采秋叫人取弓劍就向瑤華道晚上月下舞他一回纔有趣呢采秋道只樣何不就到閣上去坐荷生道好便喚跟人問道閣上都定妥沒有跟人回說早已停妥荷生當下便領大家由東廊走入小門門內虬松修竹繞座假山黃石疊成高有丈餘蒼藤碧羅斑駁網胃石磴數十級曲曲折折到箇平臺由平臺西轉一箇朝南坐落便是彤雲閣上層四圍甬道繞以石欄閣係五間通作一間落地花門南北各二十四扇東西各十二扇正面上首擺一大炕坑下放一圓棹焚一爐百和香蘭麝氤氳香雲縹緲頂隔中間懸個五色綵袖百褶香雲蓋掛一盞頂大光素琉璃燈東西掛八盞瓜瓣式桔紅琉璃燈也是頂大的兩邊一邊四箇座俱是海棠式的坐墩兩個坐墩夾箇圓茶几下首中間擺兩箇坐却是梅花式的坐墩也夾箇圓茶几茶几上各安個圓盒大小同茶几一般痴珠大家見只般鋪設著實歡喜

引入數典
都是本地
風光

回顧十一
十六十七
三回
此層風光
本地更好

含毫渺然
原原本本
彈見冷閒

以鴻博之
宏詞屈作
燕林之小
語豈不冤
筆然高望
瞻然暇思
此即衛風
西方美人
之意却借
采秋口中
出之語意
渾然
一件都分
數層疏節
警字餘波
問以諸語
雅氣便不
雅操
經主文字
不意於釋
史見之
畫字湖原
劃出畫字
直是兩扇
文格
穿字湖原

註出穿字
脫却法亦

荷生道我今日是個團圓大會每位茶几上俱派定坐次大家瞧那個紅几上放一紅箋是荷生采秋四箇字接著瞧去東上首痴珠秋痕次是小岑么鳳西上首是紫滄琴仙次是劍秋彩波痴珠笑道荷生竟鬧出叫相公座位我門就入座罷大家也只得照箋上寫的坐定采秋即分咐跟人取酒來家人答應走到各人跟前把盒蓋揭起便是一箇鑲成攢盒共有十二碟菓菜兩付銀杯象箸都鑲在里面十分精巧每几下層各送一個鴛鴦壺淺斟低酌起來痴珠道天色尚早呢我們還行個令想想荷生道回回行令也覺沒趣今日還是清談罷采秋因向痴珠說道你和荷生通是薦過鴻博我且問你酒令是何人造的痴珠笑道這一問倒有趣我記得是漢賈逵荷生道我記得是本傳就有只一條痴珠道不差我却要請教你們為何喚做酒糾采秋道唐時進士曲江初宴召妓女綠觥罰的事因此喚做酒糾是不是呢劍秋笑道怪道采秋慣行酒令荷生道唐尚書郎入直侍史一人女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侍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就是只侍史如今所以喚他們作女史秋痕道杜詩畫省香爐圍伏枕的註不就引這一條麼小岑喝了一鍾酒笑道都有只般快活我只願做個省郎也不願學劍秋升侍講了曼雲道你們怎麼喚做老翁呢痴珠道元朝起的唐宋以前沒有此稱呼荷生道元史董搏雷傳毛貴問搏雷曰你為誰曰我董老翁也你指此條麼痴珠紫滄點頭道金人稱岳武穆為岳爺爺老翁二字大約是金元人尊稱之詞如今却不值錢了采秋笑道痴珠我們自頭至脚你能原本說個清楚原本不能痴珠道我講一件你們通喝一杯酒我說錯了。我喝五杯。瑤華道使得我就喝於是采秋秋痕五人通喝了。痴珠道我

如今從你們髮講起。髮始於燧人氏。彼時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為繩子。向後繫之。則以荆枝及竹為笄。貫其髮。髮古今註。周文王制平頭髻。昭王制雙裙髻。又妝台記。文王於髻上加翠翹。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采秋接著說道。這樣看來。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風流的人。所以關雎為全書之始。痴珠道。你不要橫加議論。等我講清這個髻。給你聽罷。高髻始於文王。後來孫壽的墮馬髻。趙飛燕的新髻。甄后的靈蛇髻。魏宮人的驚鶴髻。愈出愈奇。講不盡了。這是真髻。還有假髻。周禮追副師編注。列髮為之。其遺像若令假紒。三輔謂之假髻。東觀漢記。章布認東平王蒼。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篋遺之。後來便有飛西髻。拋家髻。總總名號。也講不盡。采秋我講這個髻。清楚不清。定至今梳始自赫胥氏。篋始自神農。刷始自殷。我也不細講了。荷生道。痴珠今日開了書厨。劍秋道。這不是八月十五。直是三月三。關寶了。采秋道。你們不要阻他高興。聽他講下去。替我們編個妝臺志。不好麼。痴珠道。你們每人喝兩杯酒。我再講罷。采秋道。那要講兩件。痴珠道。自然。采秋諸人便各喝兩杯。痴珠道。一件畫眉。詩之子清揚。清指目揚指眉。又螭首蛾眉。言美人的眉。此為最古。却是天然修眉。不是畫的。其次屈原大招。蛾眉曼只。宋玉招魂賦。蛾眉曼睩。曼訓澤。或者是畫。後來文君遠山。絳仙秀色。京兆眉。媿如眉。癖全。然是畫出來。唐明皇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五代宮中畫眉。一曰開元御愛。二曰小山。三曰五岳。四曰三峯。五曰垂珠。六曰月稜。七曰粉梢。八曰含煙。九曰拂雲。十曰倒暈。講這畫眉。清楚不清楚。一件穿耳。山海經。青宜之山。宜女。其神小腰白齒。穿耳以鏡。此穿耳之始。物原耳環。始於殷。三國志。諸葛恪曰。穿耳貫珠。蓋古尚也。杜詩。玉環穿耳。誰家女。是穿耳。直從三代至今。此

拈合法
紫接法
指揮如意
落花劍秋
轉語劍秋
却是小吟
先說都有
神理
此層疏折
未經人道

胸中多少
塊壘借纏
足揮出斤
之儉父必
曰此考證
遊戲語亦
真實語
欲知致上
意盡在不
言中
類叙
又是兩扇
文字

叙次有法
與其真警
有假警句
法相應

與十眉文
法相配
組合
進入射箭

阿堵傳神
呼之欲出

遙華射鵠
一層已寫

風不解我想好端端的耳却穿以環悅人之目。這是何說。瑤華說道這就是纏足作俑了。痴珠道我如今就講纏足。劍秋道怎麼只般快。美人手美人乳通不考訂麼。采秋道痴珠你不要聽他胡鬧。你且講纏足。痴珠道我是不喜歡婦人纏足呢。只我的人偏偏都裹著三寸金蓮我也不能不隨緣了。劍秋你且講纏足是始於何時。小岑道吳均詩羅窄裏春雲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裏輕雲似纏足始於唐人。劍秋道六朝樂府有雙行纏詞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似六朝已有纏足。痴珠道史記臨淄女子彈弦纏履。又云搖修袖躡利履。利者言其小而尖銳也。襄陽耆舊傳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履。漢班婕妤好賦。思君弓履。基雜事。秘辛。吳始足長八寸。踵附豐妍。底平指斂。約嫌偏裒。妝束微和。宮中此皆裏足之證。齊東昏為潘妃鑿金為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瑯環記馬嵬。娼女王妃得大真雀頭履一雙。長僅一寸。是唐時已尚纖小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令以帛繞腳。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唐福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就是為宵娘作的。以意斷之上古美人。如青琴。宓妃。嫦娥。湘君。湘夫人。必是雙雙白足。自周以後。美人南威。西子。已自裹足。但古風瀟灑。必不是如今雙弓。漢唐以後。人心愈巧。始矯揉造作。為此窄窄金蓮。不盈一握。其實美人好處。全不在此。說得大家通笑。荷生道。果是雙雙白足。自然也好的。最難看是蓮船半尺。假作蓮瓣。雙鈎。荷生說這話時。瞧着秋痕。低頭手弄裙帶。就不往下說了。痴珠會意。急急說道。我如今再講兩件。一則首飾。山海經。王母梯几而戴勝。婦人首飾。此首飾之始。始儀寶錄。勝燧人作并堯。以銅為之。舜以雜象牙。玳瑁。文王又加翠翹。步搖。物原五彩通草花。呂后制綠花。

晉郭隗制玉篇。匍綠婦人頭花髻飾。是皆首飾。至釵始自夏。手釧指環始自殷。你們那些穿戴的金玉珠寶。日新月異。考不勝考了。一則妝飾。神農本草。粉錫一名鮮。錫墨子禹造粉。博物志。紂燒鉛錫作粉。中華今古註。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銀作粉。鉛塗名飛雪。丹。此言粉之最古者。後來百英粉。丁香粉。木瓜粉。梨花粉。龍消粉。這也考不勝考。古今註。燕支草似蒴花。出西域。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粉。班固曰。匈奴名妻曰閼支。言可愛如燕支。古今注。胭脂蓋起自紂。此言脂之最古者。脂有面脂。有口脂。見唐百官志。中韓子。毛墻西施之美麗。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廣志謂面脂。自魏與以來始有者。非蔡邕女。誠加脂則思其心之鮮。傅粉則思其心之和。妝台記。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妝。淡者為桃花妝。梁簡文詩。粉妝開淺靨。繞臉傅斜紅。面脂不是古。妙。唐。唐人謂之點唇。有胭脂暈。諸品。一曰石榴嬌。二曰大紅春。三曰小紅春。四曰嫩吳香。五曰半邊嬌。六曰萬金紅。七曰聖檀心。八曰露珠兒。九曰肉家圓。十曰天宮巧。十一曰洛兒般。十二曰淡紅心。十三曰腥腥暈。十四曰小珠龍。十五曰格雙唐。十六曰媚花奴。這與十眉。不皆是香閣韻事麼。你們該喝酒了。荷生笑道。痴珠今日肚子裏新開一間脂粉舖。我們賀他一杯罷。於是通喝一杯。端上菜。大家用此。青萍回道。愉園弓劍送來。天快黑了。還射不射呢。荷生向采秋道。去射罷。瑤華欣然出位。拉紫滄道。射一回箭去。采秋道。我久不射。手不柔了。琴妹妹去射。我瞧著。便携瑤華的手走。大家都跟下閣。紫滄道。到分堤空地。地上射去。荷生道。好於是都向西廊走來。瑤華瞧個空。早就下層閣裏。換上一雙小蠻靴。將頭上釵。手上劍。身上大衣。一起卸下。只穿件箭袖。

鱗而綠 邱重鄂不 香開江今 動神之令 月痕 神乎技矣

餘霞自尚 散綺 月痕 有情有景 此是夜半 趣

疑陣揭明 眼目 重筆仍不 說破 閱者思之 同願第九 同生出悵 應一段吟

結出正意 而上文許 疑陣揭明 重筆仍不 說破 閱者思之 同願第九 同生出悵 應一段吟

結出正意 而上文許 疑陣揭明 重筆仍不 說破 閱者思之 同願第九 同生出悵 應一段吟

回兩人再同舞一回。纔有趣呢。癡珠道：紫滄何不先舞一回。給他們看。紫滄道：我就先舞。於是紫滄卸去大衣，大踏步下去。舞了一回。劍秋看得高興，也舞起來。荷生見舞得熱鬧，教青萍取過一箇粉定密的大鐘，和眾人各喝一鐘。兩人舞罷上來，穿好衣服，合席通敬一大鐘。二人唱了紫滄道：瑤華舞罷，瑤華大衣卸後，就不曾穿，便提下劍去。進退抑揚，舞得月光閃爍，燈影迷離。大家同聲喝采。采秋喝了一杯酒，說道：我也舞去。於是卸去首飾，露出大鑲大滾的葱綠湖縐，繡小襖，鑲花邊，大紅絢夾褲，越顯得搏雲作膚，鏤月為骨。當下捲起箭袖，抽出一雙鴛鴦劍，向荷生笑一笑，走下閣去了。癡珠向荷生道：我和你往台階看去。秋痕也跟着到得台階，只見寒光四射，吐吐逼人，漸漸萬道金蛇，縱橫馳驅，末後一團雪絮，上下紛飛，全不見綠襖紅裳影兒。先前瑤華倚著劍，站在一邊，還想同采秋同舞一回。看到這時，就將劍收起，向荷生道：似此神技，紫滄要姊姊同舞，我怎敢呢。我和荷生道：你就舞得好。瑤華道：我再努力學罷。正說着，瞥見有條白練，臨風一閃，早是采秋站在跟前，笑道：何如。荷生携著采秋雙手，看他面色微紅，鬢髮一絲不亂，說道：你從那裏學來。瑤華道：采姊姊怕是前生學會呢。癡珠道：我們上去通喝幾鍾酒，也不負采秋這一回的舞劍。荷生道：我和你喝十大鍾罷。一面說，一面招呼大家入席。飲了一回，端上菜點，隨意吃些。采秋道：如今我們泛夜一回，領畧水中月色，就由南岸上車好麼。大家都道好。就教跟班人吩咐車馬，南岸伺候。飯後，眾人踏著月色上船，向芙蓉洲駛。南岸花葉打蓬，寒花盪夕，星河散采，珠翠生涼。一會各家燈籠，紛紛並集，車馬先是紫滄帶了瑤華上車，次是小岑丹暈一車，劍秋曼雲一車，各自去了。荷生道：癡珠今夜是回秋華堂，還是

秋心院呢。癡珠道：秋痕今日原是坐我的車，這時候他家的車還沒來，想是他家不要他了。我今就陪他在船裏坐一夜罷。采秋道：天氣涼得狠，豈宜如此。荷生道：你又信他。我們走了，怕他不回去。秋華堂做好夢麼。只是同癡珠秋痕今日出城，只一遭，我却要問一問。癡珠默然。秋痕道：我告訴你。今日出城，是為著我那殉難的姊姊忌辰。荷生笑道：什麼地方，都可祭奠。特跑上竹竿嶺，竟呢不寬。采秋道：我却會得他的意思。癡珠道：夜深了，你兩個要回去該走了。荷生道：我到忘了。於是香雪扶著采秋秋痕，送到船頭。癡珠送荷生上岸，看荷生采秋上車去遠了，方纔轉身，携著秋痕進艙。喚禿頭撤去餚盒，拭淨几案，換一枝蠟燭。秋痕吹起笛來，聲聲激烈，痴珠吩咐水手，將船盪至水閣，自出船頭，站立見月點波心。風來水面，覺得笛聲催起，亂草叢鳴，高槐鴉噪，從高爽次，寥中生，出蕭瑟秋痕也覺裙帶驚風，釵環愁雨，將笛停住，搭起跳板，兩人扶上帳望。一回，秋痕想起五月初五的事來，不知不覺，玉容寂寞，涕泗闌干。癡珠起先愕然，後來自己觸目傷懷，百端難受。將秋痕的手握在掌中，輕輕的搓了幾搓，說道：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我們還要船坐罷。秋痕點頭，便喚禿頭伺候。兩人重行入艙，喝了幾口茶。癡珠見几上有筆硯，便將秋痕一幅手絹，展開寫道：
采春慣唱懊儂歌，碧海青天此恨多。所不同心如此水，好拋星眼剪秋波。溪上殘更露溼衣，月明一舸竟忘歸。笛聲吹出凌波曲，驚起鴛鴦拍拍飛。
秋書八月之望，漏下四鼓，携秋痕泛舟柳溪，題贈寫畢，兩人都覺黯然欲絕。還是秋痕驟然笑道：這地方喚做芙蓉洲，我同你把芙蓉成語，同記一記，看得有幾多。癡珠道：詩詞歌賦上，這兩

全書却是以石曼卿為芙蓉城主此虛無縹緲之說成都府城多種木芙蓉也喚作芙蓉城你怎的問起秋痕不語此時月斜雞唱痴珠也覺倦玉無溫倚香不暖便喚水手將船駛到秋華堂門口禿頭先行上去招呼大家起來伺候痴珠然後慢慢的携著秋痕回來西院到裏間和衣睡到一覺未醒天早明了正是酒香花氣 弓影劍光 春風蛺蝶 秋水鴛鴦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十人合傳其實仍傳痴珠一人也花園錦簇而一種淒厲之氣形於言表所謂極盛者難為繼也通篇數典妙在問以射劍舞劍便覺靈性往觀止矣

花月痕全書卷七

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緊接上回 眉目清爽 仙眷 秋華堂 激清上回 銷良夜

慶生辰 慶生辰 慶生辰

近則事合 下折遠則 引起四十 七回四十

看官記着昨天是舊文死忌今日却是秋痕生辰是日李夫人約了晏留兩太太來遊秋華堂以此秋痕昨夜不曾回家此時紅日三竿綠陰滿院秋痕妝掠已畢外面報說李太太來了秋痕趕着迎出月亮門只見李夫人已下了轎穆升和李家跟班老嫗了鬟都一字兒站着伺候秋痕迎至東廊下李夫人拉着秋痕的手端詳一會痴珠早從秋華堂台階迎下來李夫人便趕向前請了安痴珠便讓李夫人上來秋痕磕下三個頭李夫人拉他起來回敬一福笑向秋痕道姑娘好日子我没有預備一面說一面將頭上兩股珠釵自行拔下走到秋痕跟前與他戴上口裏說道給姑娘添個壽罷秋痕即便說道太太費心就重磕一個頭夫人便攙起也福一福入座秋痕遞上茶阿寶也來了接着留宴兩太太都到便開了筵席席散大家同來西院更衣聽了秋痕一枝琵琶記三位太太都是善於言語的就秋痕今日也覺興致勃勃一會出來秋華堂坐席李夫人首座問起鳳來儀酒令秋痕一一告訴三位太太都十分贊賞李夫人道我們何不做個東家效顰晏太太道西廂鳳字都給他們說盡李夫人道何必拘定西廂只成句都可留太太道我們也不要鴛鴦飛鷺今日是劉姑娘好日子飛個西廂喜字何如李夫人道好得狠我僭了就起令罷便唱一杯酒說道

繫馬於鳳凰臺柱收江南仍執醜虜

大家齊聲贊好留太太道又流麗又雅切這是大人異日封侯之兆該賀一大杯眾人通陪了